

身外有个世界

付军凯

著

黑土戏剧人生

中国戏剧出版社

身外有个世界

付军凯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黑土戏剧丛书:身外有个世界

傅军凯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哈尔滨时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 印刷

40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81 印张 2 插页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104-01353-9/J·582 (全十八册)定价:328.00 元

本册:18.00 元

总 序

刘 邦 厚

这是一个在伟大时代乘势崛起的文化群落，一个根植黑土地头顶长风的文化群落。

群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去浇灌和营造黑土地上的戏剧家园，都在把黑土地给予的文化营养化作艺术创造力，再回报养育他们的黑土地。

这套蔚为大观的《黑土戏剧丛书》，便是这个群落在黑土地上耕耘出的累累硕果。这些硕果，闪耀着变革时代多彩的光泽，饱和着五味人生的苦辣酸甜，更张扬着黑土文化的雄浑博大，挥洒着耕耘者们的粗犷豪放。这些硕果不仅是放歌时代咏叹人生的一串音符，而且是耕耘者们探索艺术道路攀登美学高峰的一串脚印。

我们有理由自豪地说，这个北疆文化群落，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剧坛上的一支劲旅；这套《黑土戏剧丛书》，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这支劲旅正在迎接新的挑战奋力超越自己，但时代将永远铭记这支劲旅的雄风与才华；尽管这座丰碑还不能与莎士比亚们比肩，但历史将把它永久竖立在黑土地上，耸立在中国剧坛上。

黑龙江戏剧创作群体的崛起与丰收，得益于中共黑龙江省委树立的一面旗帜，那就是“造就北疆文艺劲旅，创作文学艺术精

品”。这面旗帜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创作精品和培养作家作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高扬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前列，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培养“劲旅”更重要，因为任何作品都是人创作的。

落实省委这一战略目标的组织措施，即是成立黑龙江省戏剧创作中心。这套丛书每部戏剧文集的作者都是“中心”的成员。如同春播秋收一样，每年“中心”要召开两次盛会，春季召开兑现上年合同和申报本年创作题材的年会；秋季召开收获果实的剧本讨论会。每到这个时节，“中心”成员的心情是喜悦而又忐忑的，这是相互间友情和智慧倾囊投入的动人时刻。有人说，能让自己的剧本接受这样一次讨论，真是一种享受。他们几次到镜泊湖去，却无心浏览湖光水影，即使在湖边抱膝而坐，说的还是剧本。“中心”在温馨和激励中巩固发展；剧作家和剧本在切磋与探索中完善与成熟。

黑龙江剧作家在近二十年的历程中，饱尝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也领略了新时期改革大潮对人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冲击。有几位剧作家曾荣进戏剧最高学府，拜读戏剧大师的经典，探索各种戏剧学派的真谛。但是不管对戏剧艺术有了怎样的理解和诠释，他们的根依然牢牢地扎在丰沃的黑土地之中，黑土地的生命基因依然源源不断地滋补着他们。所区别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从最初对黑土文化的表层开拓转到深掘其文化的灵魂；从最初寻找黑土文化的表层特色转向对人类共性的探索。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去演绎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社会问题，也不再去简单回答政治家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改革问题。他们把自己的神圣责任视为让人们去思考在黑土文化这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事件载体中的人性普遍意义和永恒意义。

戏剧和其它文学作品表现地域特色不是剧作家和作家的终极目的。说穿了，不过是作家或剧作家为人的精神胴体选择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彩衣，彩衣之下包藏的人性则是戏剧的灵魂。

说起人性,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把它包租给了资产阶级。孰不知一位革命导师早就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难道这不是最广义的人性吗?

如今,我们有些人还在谈虎色变地窃谈人性,请不要忘了,哪一部古今中外的戏剧经典,不是因为它绝妙地表现了人性而留传于世呢?

当然,对人性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域或民族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人欲,也不赞成把人性等同于理念。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体味,人的一生就是划着欲念和理念的两个桨左一下右一下地往前走,而这就是我们常常品味到的人生快乐和苦涩之所在。

我觉得在黑土地上的剧作家群落里,有人已经将这种人生的体验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失之于浅薄,也不失之于空泛,他们的作品实实在在地在爱人和人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

人们常说,创作是作家独有的个体性的高能劳动。其实,作家(包括剧作家)这种高能劳动不过是由作家独自吸纳和咀嚼来自各方的文化营养,再创生出某种艺术景观的过程。文化基因是大家共享的,然而由不同文化基因按不同序列的不同组合则是个性化的。我想这大概是读者能从这一套《黑土戏剧丛书》里找到共性和个性的缘故。

我和我省的剧作家每个人都是朋友,我熟悉他们就像熟悉我自己一样。在短短的序里我该举例说明他们每个人的艺术个性,思前想后,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和品评吧,我只不过是把门打开,请君进来,我在门旁迎候着呢。

2001年6月10日

为伟大而歌

(代序)

傅伯庚

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改变人类命运、扭转世界走向、拯救中华民族的永远伟人，写进剧作，搬上舞台，让当代乃至后人走进他们博大的心灵，让炎黄子孙的血管里永远有他们的血液涌流，这是中国戏剧史的首选课题，也是当代戏剧家的使命所在。

伟大的事业如同崇高的山巅，昭示着攀援者又令胆怯者望而生畏。试问：谁能勇敢地同时叩开三个伟大的心扉，成为只身登攀珠穆朗玛的第一人？

1993年夏秋之交的一个雨夜，傅军凯给我送来他刚刚脱稿的评剧剧本《毛泽东在1960》。我是流着泪一口气读完的。伴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我给这位相识才一年的“本家兄弟”写了一封贺信：

“祝贺的原因是剧本已获成功，将要迎接的只能是它在全国的轰动。面对肥牛、肥羊乃至肥人的宴海乃至欲海，连×××也在苦于找不到文字去填充《××》中的空格的时候，军凯捧出了一九六零年北京的宫廷膳，以史为鉴，给世人洗肠……这是一出让世人齐声叫好的戏。想当清官者叫好，已是赃官者也要叫好……”

后来这出戏在全国评剧交流演出中获最高奖；演进了中国戏剧节；演遍了川、陕、晋、冀、津、沪、延安等省市；演入了中南海。

“毛泽东唱‘落子’”(《人民日报》语),被专家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有科研的价值”,甚至“可以传世”……

难得的是军凯没有就此止步,很快又拿出了京剧剧本《周恩来与大庆人》,又让我以及和我一样关注他的文友们来了个“意外的惊喜”。周恩来和王铁人那杯贯穿全剧的茅台酒,写得荡气回肠,铁石人也要下泪!戏在全省大赛中一举夺魁,继而轰动大庆油田。后来晋京,又一次演入中南海,好评如潮。专家们说:“牡丹江小城市干大事,小剧团演大戏”,“说明我们中国戏剧队伍是有人,北京没有,外地有,中原没有,边疆有”……

一发而不可收,军凯又开始写《邓小平在那个春天》。和前两次写毛泽东、周恩来一样,他写得十分动情,他首先被笔下的人物感动得不能自己……

《毛泽东在1960》中的毛泽东,身在京都;《周恩来与大庆人》中的周恩来,与大庆与黑龙江有了联系;《邓小平在那个春天》中的邓小平,与创作著名歌曲《春天的故事》的牡丹江人呼应起来……是军凯,让伟人距我们越来越近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着军凯在领袖戏创作方面积累的经验,简言之谓:用平凡构筑伟大,用牺牲诠释伟大;用自责体现伟大,用诗情烘托伟大,用真实可信的细节描绘伟大。

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独有的观察角度,独立的语言表述,独有的感觉方式,展示自己独到的艺术内涵,是军凯的不懈追求。他信奉当代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的一句名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军凯常对我们这帮气味相投的朋友讲的一句话是:对中国戏曲,有瘾……

2000年4月8日 子夜

目 录

总序 刘邦厚(1)

为伟大而歌(代序) 傅伯庚(1)

北京 毛泽东在 1960(六场评剧) (1)

北京 邓小平在那个春天(八场评剧) (36)

北京 周恩来与大庆人(七场京剧) (75)

北京 程砚秋与贺龙(七场京剧) (112)

北京 渤海王大钦茂(七场新编历史京剧) (136)

北京 镜泊红罗(七场神话京剧) (166)

北京 身外有个世界(无场次评剧) (203)

北京 桑桑(八场评剧) (240)

后记 (281)

毛泽东在 1960

(六场评剧)

人 物 毛泽东 周恩来 江 青 封志民
许向群 李 讷 刘松林 张成才
井冈老妈妈 袁盛戎 张 妻
女 孩 小 王 小 张 卫士甲

〔深情的音乐。

〔旁白：“每当翻开 1960 年的日记，我的心总是难以平静。那年的 3 月 9 日，我来到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已经 67 岁高龄的老人家，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那时候，我还太小啊……”

〔中南海，操场。

〔古柏下，封志民手捧刚写好的决心书，激动不已。

封志民 (唱)毛主席身边当卫兵，

说多光荣有多光荣。

一口气写好这份保证——

〔许向群上。〕

封志民 卫士长！（递决心书）

许向群 写好了？（念）“我西生自己也要保护好毛主席……”哈，你这“牺牲”写成了——

（唱）东西南北的西，半生不熟的生！

封志民 （吐吐舌头）我，我……

许向群 十五年前我刚到主席身边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封志民 （羡慕地）你，都十五年了？

〔卫士甲上。〕

卫士甲 卫士长，毛主席来了。

许向群 （对封志民）来看你的。

封志民 毛主席！

〔毛泽东上。〕

〔封志民敬礼。〕

毛泽东 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封志民 报告主席，我叫封志民。

毛泽东 志民，立志为人民，好。封，是不是河南开封那个封啊？

封志民 不是。

毛泽东 喔？

封志民 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

〔毛泽东大笑。〕

〔许向群亦笑，拉卫士甲下。〕

封志民 主席，你笑什么？我是姓一封两封信的封。

毛泽东 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成——那是一个字，懂了么？

封志民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毛泽东 志民哪，今年多大了？

封志民 报告主席，我十七岁。

毛泽东 1943 年生,属羊。

封志民 你怎么知道?

毛泽东 我的小女儿李讷长你三岁,1940 年生,属龙。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对不对呀?

封志民 对,对。

毛泽东 你都干过什么呀?

封志民 报告主席,我上了半年初中,后来到工厂学了半年徒,后来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了三个月,后来……就上这儿来了。

毛泽东 很有阅历么。志民哪,我是为人民服务的,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了——这就需要你们帮帮我的忙。你帮助了我,也是间接地为人民服务了。我们是分工不同啊。这样分工你愿意么?

封志民 愿意,愿意!

毛泽东 那么,就看我们两个人谁服务得——
(唱)更好一些?

让人民来作裁决。

全心全意莫松懈,

咱一老一小互帮互学。

封志民 是!不,是我向你学,你不能向我学!

毛泽东 怎么不能,能,能!

[许向群上。

许向群 主席,小张探亲回来了。

毛泽东 小王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许向群 该回来了。

毛泽东 叫小张来。(对封志民)咱们之间的事,容当后论喽。

[许向群招手,小张上。

小 张 主席!(敬礼)

毛泽东 (介绍地) 小张啊, 认识认识这位新来的小将——封志民。

[小张与封志民握手。]

毛泽东 (对许向群) 党小组长同志, 安排一个时间, 开一个欢迎会, 大家见见面。

许向群 已经安排好了。

毛泽东 (对小张) 农村的形势怎么样啊?

小 张 ……

毛泽东 不怎么好, 是吗?

小 张 去年大旱, 今年又大涝, 很多地方……吃饭成了问题!

毛泽东 你和小王探家离京之前, 我说了, 一定带点你们家乡人吃的东西给我。你带来了么?

小 张 带来了。(从挎包中取出一糠菜窝窝头递上)

毛泽东 (惊) 小张, 你们那里就吃这个?

小 张 (痛苦地点点头) ……

毛泽东 (喃喃地) 不应该哟……不应该哟……

[沉默。]

[卫士甲上, 与许向群耳语。]

许向群 (走近毛泽东) 主席, 小王也回来了。让他来么?

[毛泽东点头。]

[卫士甲招手, 小王上。]

小 王 (敬礼) 主席!

毛泽东 小王, 小张给我带来个窝窝头, 你……

小 王 (从挎包中取出一白面馒头) 给!

[众喜。]

[毛泽东亦喜, 接过, 旋即又狐疑。]

毛泽东 小王……

小 王 我们那儿, 成天吃白面大馒头。

毛泽东 你们那个省自然灾害也不轻啊，怎么……

小 王 （不自然起来）……

毛泽东 （发自肺腑地）我有时候到下面走一走，兴师动众，常常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很想通过我身边的你们，获得一些实情。我，快七十岁的人了，走不大动了。小王。你不能骗我呀。这二年，我受骗上当的事还少么……（拭泪）

〔小王突然大哭。

〔众惊。

毛泽东 小王！

小 王 这馒头是我从黑市上花高价买的呀！我们那儿连糠菜都吃不上了，只能剥树皮、挖草根……主席，我不是成心骗你老人家，我是怕你难过，想让你高兴高兴才……主席，你骂我吧！（泣不成声）

〔众皆泪下。

毛泽东 （缓缓上前）小王，该骂的不是你，是我毛泽东……

（唱）半糠半菜窝窝头，

夺下我两行泪水滚滚流。

眼中只见“卫星”频放重霄九，

耳中只闻春风杨柳歌儿稠。

口中只言纸船明烛已将瘟神送走，

心中只想共产主义仅在那一鼓干劲争上游。

哪料到，人民靠它来糊口，

我这共产党的主席怎能不内疚！

众 主席！

毛泽东 （掰一块窝窝头，送人口中）……

小 张 （阻）主席，我不过拿来给你看看，哪能真吃呢！

毛泽东 人民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吞吃起来）

二

〔旁白：“5月9日。主席不吃肉，不吃蛋，粮食不超定量，两个月了。人明显消瘦，脚也开始浮肿。我们心里呀，真不是滋味儿……”〕

〔毛泽东的会客室。〕

〔封志民拎暖水瓶上。〕

〔小张捧一摞书报从内室出。〕

小 张 志民，快进去，主席叫你。

封志民 什么事？

小 张 （耳语）很可能要批评你。（下）

〔封志民有些紧张，犹豫片刻，才下决心走向内室……〕

〔毛泽东上。〕

封志民 主席……我给你沏茶？

毛泽东 （摇头）你前天到李讷的学校去了一趟，送去半斤饼干——可有此事？

封志民 有。

毛泽东 我三令五申，不要给她送吃的。

封志民 是江青同志让我去的。

毛泽东 你听我的呢还是听她的呀？

封志民 ……

毛泽东 再有这种事，你就抗命不从。

封志民 那，她要是批评我呢？

毛泽东 你找我么。

〔许向群上。〕

毛泽东 （冲许向群）党小组长同志，我批评了封志民，效果尚好；

你去江青那里……

许向群 效果不太好。

毛泽东 喔？

许向群 她说，旁的学生家长也有……

〔江青上。

江 青 小许子，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告我的刁状。（笑笑）

〔许向群、封志民望毛泽东。

〔毛泽东示意，二人欲下。

江 青 小许子！

〔许向群驻足，封志民亦驻足。

江 青 （笑笑）给我倒杯茶。

封志民 我来。（欲拎暖瓶）

江 青 （阻）我让你倒了吗？

〔封志民只好住手。

许向群 我来。（取杯）

毛泽东 （上前抢过杯）我来。

许向群 主席：……

毛泽东 你们去吧。

〔二人略迟疑，下。

江 青 （笑笑）主席，我自己喝自己倒。

毛泽东 （掷杯）你喝个屁！

江 青 （怔，忙去拣地上的杯）你！

（唱）你的肝火越来越大，

动不动就把脾气发。

体谅你国事艰难诸多牵挂，

有委屈我能忍则忍能压则压。

不过是半斤饼干送给李讷，

你竟让党小组长把我刮。

眼见着孩子身体每况愈下，
当妈的不该关心她？

毛泽东 江青！

（唱）关心并非你那样关心法，
到头来只能害了她。
别人能吃的苦，她也该咽得下，
凡事多比寻常百姓家。
你若还听我的话，
就去找向群同志作检查。（下）

〔江青怒，抓烟灰缸欲摔，又忍。

〔李讷上，悄悄至江青身后，用头巾蒙住江青头脸。

江 青 （推开李讷）别跟我闹！

李 讷 （不解）妈妈，怎么了？

江 青 怎么了，为那半斤饼干，你爸爸对我不依不饶了！（气咻咻下）

李 讷 （欲随江青下，又返回，冲内室）爸爸！

〔毛泽东上。

毛泽东 （欣然）我还以为，本周末女儿不回家与爸爸团聚了呢。
告诉我，为什么回来得如此之晚？

李 讷 等公共汽车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半道上又抛锚了！

毛泽东 于是乎，我们的李讷就大大方方她走回来了。好！

李 讷 还好？

毛泽东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坐坐公共车，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
我却没有这个自由哇……

李 讷 （话题一转）爸爸，你怎么又把妈妈说了？

毛泽东 她告诉你了？

李 讷 爸爸。